

尼采把社會變革寄望於人的改變，通過人的改造促使超人的誕生。改變世界是一種無聲的革命，是一種個人意志的革命。所謂「超人」的權力意志，就是要求個體必須擁有堅強的自由意志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承受孤獨苦難的韌性。

無聲的革命

黃鳳祝

改變世界的三種方案

在〈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一文中，馬克思批評哲學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改變世界。十九世紀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變革的時代：工業革命加劇了社會分化，動搖了傳統的社會結構；蒸汽機、通訊等科學技術的發展加速了全球的網絡化。馬克思、瓦格納和尼采就出生在這樣一個動盪的時代，他們都對當時的社會感到不滿，想要改變世界，分別從社會理論、藝術和哲學的角度提出了三種方案：解放、救贖和價值重估。

沒有馬克思、瓦格納和尼采，二十世紀的走勢是否會有所不同？在二〇二一年九月出版的《馬克思、瓦格納、尼采——動盪的世界》(Marx, Wagner, Nietzsche: Welt im Umbruch)一書中，德國政治理論家赫爾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unkler)用平行式傳記的書寫方式，分析了三位思想家的成長歷程和

思想碰撞。

明克勒認為，馬克思、瓦格納和尼采的思想對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的人類社會發展具有深刻的影響：俄國的十月革命植根於馬克思的社會理論，瓦格納和尼采為德國納粹主義的興起提供了思想基礎。三位思想者的理念衝突與碰撞喚醒了一個時代，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然極具魅力。

對於馬克思來說，國家是一種暴力工具，改變世界的先決條件是國家的消亡。青年馬克思主張無產階級應積極參與政治，掌握國家權力，促進社會進步，以此摧毀國家機器；晚年馬克思則致力於研究資本主義發展與終結的可能性。在馬克思看來，憑藉一己之力無法拯救世界，人類生活唯有通過歷史生產力的發展才能逐步得到改善。在這一進程中，個體所能做的，就是推動社會生產力和經濟的發展。青年瓦格納的政治理想是自由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主張通過暴力革命改變社

會。結束在巴黎的流亡生活重返德國後，瓦格納專注於歌劇創作，希望通過藝術帶動社會革命。他把哲學、文學、音樂、歌劇、戲劇、舞台藝術和政治思想融為一體，創造出一種「總體藝術」，以此把人帶入痛苦，領略令人窒息的壓迫感，然後再以救世主的姿態，引領人們擺脫苦難。瓦格納把自己界定為一個藝術超人，任務就是把革命帶到音樂所能抵達的疆域，他希望通過德意志神話來喚醒德意志民族，使其認識到自身的偉大。

尼采遠離國家政治，放棄德國國籍，想要成為一個獨立自主、不受政治影響的自由人。他嘗試創造自己的文明和自己的超人理念，把德意志文化提升到古希臘文化的高度，甚至有所超越。尼采主張的社會變革，是一場無聲的革命。真正的革命不是暴力革命，而是重估一切價值。人通過對現存價值的深入思考獲得不同的解讀，才能真正改變這個世界。對於尼采來說，真正的革命始於對價值的理解。

無聲的意志革命

明克勒的敘述主要從理念節點展開，分析比較馬克思、瓦格納和尼采對重大時代問題的看法。有時他也會藉助歷史事件

的節點，將三位思想者置於同一時空。

一八七六年八月，瓦格納的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在德國拜羅伊特舉行首演。尼采應邀出席盛會，看到一半就拂袖而去。尼采與瓦格納的決裂，似乎就是從此開始。與此同時，馬克思乘車從科隆出發，到溫泉城市卡爾斯巴德療養。途徑紐倫堡時，找不到住處，路上耽擱了許多時間。馬克思在給恩格斯的信中抱怨說：由於瓦格納的拜羅伊特「愚人」音樂節，附近的旅館客滿為患。

尼采對瓦格納的批判並非出於個人恩怨，而是借用瓦格納這個「天才」，來思考改變世界的問題。《查拉圖斯特如是說》第一部完稿當天，瓦格納去世。這一巧合，把瓦格納之死與「超人」的誕生聯繫在一起。

尼采把社會變革寄望於人的改變，通過人的改造促使超人的誕生。改變世界是一種無聲的革命，是一種個人意志的革命。所謂「超人」的權力意志，就是要求個體必須擁有堅強的自由意志和獨立思考的能力，以及承受孤獨苦難的韌性。

在尼采看來，革命的喧囂如同火山的爆發，只是世界的表象，在灰塵岩漿冷卻之後，一切復歸平靜。他把自己變成查拉

圖斯特拉，忍受寂寞，在山洞中修煉，重估一切價值，使自己脫離塵世的價值判斷，成為一個超人。瓦格納則是一隻守在火山洞口的火犬，夢想着火山的偉大，而不願深入探究火山的結構和爆發的危險。

對於尼采而言，瓦格納的實踐不是真正革命家的實踐，他的革命熱情是短暫而分裂的：瓦格納精通「煽動愚民的技巧」，一般民眾急於獲得「自利的自由」，就會輕信他，滿足於虛擬的現實和革命的藝術。

馬克思與瓦格納年齡相仿，在有生之年並無交集，在思想上彼此忽視。但是明克勒的敘述揭示出二人在成長歷程中有着驚人的相似之處：他們都曾經投身一八四八年歐洲革命，經歷過長期的逃亡、驅逐和流放。尼采對於瓦格納，則經歷了從欽佩、啟發、碰撞到拒絕的思想轉變。三位思想者皆在困境中堅持創作，其作品破舊立新，擁有眾多的追隨者，影響了幾代人。在他們身後，世界經歷了極端的政治動盪，也由此步入現代。

（作者為德國慕尼黑大學哲學學博士、原同濟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